

第三十四章 人生何處不重逢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輪清白的明月照耀在由無窮建築怪影層疊而成的東夷並不如何耀眼，再配上城外良港處拂過來的微鹹海風，讓空氣中瀰漫起一股魅惑的味道，就像是風幹的鹽梅被誰扔進了一杯清亮的五糧液中，泛著淡青的顏色，將辛辣的殺意陰險地藏匿在清香裏。

一處二層民宅的後門悄無聲息地打開，兩個疊在一起的人影像陣風似穿了進去，緊接著門後的人馬上將門關閉，同時民宅之外傳來幾聲表示安全、無人蹤跡的暗號。

這是南慶監察院四處駐東夷城內一處隱秘的據點，負責這個據點的書畫店老板，今天晚上一直等在這裏，沒有想到最後竟然等來了一位傷者。他開門之後，便緊張地握緊了手裏的匕首，一絲不動地坐在了後門背後，小心地留意著據點四周的動靜，務求保證，一旦事有不諧，他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報警。

灑在庭院內的月光忽然暗了暗，書畫店老板緊張地抬眼望去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，也沒有注意到一抹影子順著民宅二樓木門的縫隙飄了進去。

屋內，範閑將王十三郎放到了**，盯著他滿臉的青白之色仔細觀察了半晌，然後撬開他的嘴唇，看了看舌苔，又側耳聽了聽脈象和肺音，眉頭緩緩地皺了起來。

能夠讓強悍的十三郎真氣盡散，渾身癱軟無力，這種毒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物。時間太短，範閑仍然無法完全精準地判斷出，劍廬首徒雲之瀾究竟給王十三郎下的什麼藥，但對於這種藥物的大體成分和作用類型，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。

他想了片刻後，從懷中取出從不離身的小袋。自其中擇了一顆微褐色地藥丸，用兩根手指啪的一聲捏碎，塞進了王十三郎的雙唇中，自桌上取來半壺涼水，生生灌了進去。

涼水打濕了王十三郎的衣服前襟。然而這位殺了西胡左賢王，還能從王帳裏殺將出來的壯勇強者卻沒有絲毫反應，因為他此時已經昏迷了過去。

範閑地眼眸裏閃過一絲寒意，抿了抿發幹的嘴唇，單掌在王十三郎胸前一摠一拂，手法如水波一般下撫，真氣微送，助王十三郎吞水入藥。

做完這一切。範閑才稍稍放下心來，沉默地坐在王十三郎旁邊，等著藥力開始發揮作用。他看了一眼房門旁邊的那抹影子，沉默無語，似乎在思考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。

藥物漸漸發揮作用，王十三郎的額頭開始滲出汗珠。範閑知道時候到了，盤膝上床，閉上雙眼，開始憑借自己體內道法自然的天一道純良真氣。替他祛毒療傷。

在江南的時節，範閑體內經脈盡碎，全靠著海棠朵朵用天一道功法相助，才能將經脈修補回來。今日王十三郎雖然中毒已深，經脈被毒物侵伐的一片凌亂。隱隱可以感覺到地脈管上麵千瘡百孔，但至少比當年的範閑要好治許多。

藥物不可能完全驅盡十三郎體內的毒，但再加上範閑的療傷真氣。則又是另一個結果。自費介離開，肖恩死去，東夷城那位用毒大師不知所蹤，如今這世間，範閑可以說是用毒解毒第一行家，雖然雲之瀾下的藥物極其厲害，卻也難不倒他。

影子沉默在房門處守候著療毒事宜，冷漠地看著臉色越來越紅的王十三郎，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王十三郎終於睜開雙眼，醒了過來，然而他醒過來地那一剎那，並沒有望向辛苦救治自己的範閑，而是滲出兩道令人心寒的利芒，直刺門旁陰影中的那個中年人。

王十三郎不知道那個中年人是誰，隻知道對方約摸四十幾歲，在青州城內曾經在極偶然地情況下見過他一麵，知道他是範閑的親信。王十三郎本以為這個看不出高低的中年人，是監察院裏的某位密探，然而先前在範閑背上還未昏厥時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見，在那片月光中，這個中年人向四師兄刺過去的那一劍。

四顧劍！劍廬秘學，從不外傳，隻有劍廬十三位親傳弟子才有可能修習地四顧劍！

“你究竟是誰？”王十三郎虛弱不堪，但目光卻極為警惕和複雜，他盯著影子用沙啞的聲音問道。

...

範閑緩緩將雙掌從王十三郎後背收了回來，體力真氣消耗太大，渾身的汗就像漿子一樣流淌著，這一刻汗流滿麵。他聽到了王十三郎充滿震驚與緊張地這句問話，眉頭微微皺了起來，沒有想到這位十三郎初初逃離鬼門關，居然就重新回到了劍廬的立場上，對影子產生了極強烈的敵意與關注。

影子微微低著頭，目光注視著自己的腳尖，根本沒有回答王十三郎這個問題，或許是覺得無趣，或許是覺得無聊，或許是覺得不屑。

他是四顧劍的親弟弟，被四顧劍的幼徒這樣逼問，自然覺得相當荒謬。而整個天底下，知道他真實身份的，不超過四個人，在範閑沒有允許之前，影子不會讓任何人知道自己與劍廬之間的關係。

隻是這個天大的秘密，隨著今天晚上影子的被迫出手，隻怕會引起很多人的猜測了。

範閑從床後挪了下來，低著頭坐在王十三郎的旁邊，將腦袋埋在雙肩之間，顯得格外疲憊，身上的汗泛著一陣陣難聞的味道。

王十三郎沒有向他道謝，隻是像一隻老虎般，死死地盯著影子，似乎如果影子不給自己一個答案，他此時縱使虛弱不堪，縱使剛被劍廬的師兄弟們用陰毒的手法製住，也要以劍廬的名義向影子出手。

範閑埋著頭，抬起右手的食指輕輕嗅了一下，指尖上帶著王十三郎體內被逼出的汗液，略有些油脂之感。他馬上分辯出了這種藥物的成分，心裏咯噔一聲，眼眸裏殺意大作。說道：“好厲害的毒，十三，你這位大師兄還真愛護你。”

此言一

;手把他從自家地師兄弟手中救了出來。

範閑忽然擺了擺手。極為疲憊說道：“這毒太厲害。我手頭沒有趁手地藥物，光用真氣逼毒，無法逼清，你至少還要調養數日才能恢復。有什麼要問的，明天醒來再問。”

王十三郎劇咳了兩聲。似乎有些不甘心。但卻覺得眼皮子越來越沉重。倒向了**。

範閑反手抽出王十三郎脖頸上地那枚細針，搖了搖頭，從床邊坐了起來，取起半壺冷茶往肚子裏灌了進去。又激出一身汗來。更覺疲憊不堪。

他推門而出。坐在了屋簷下地陰影中。影子也來到了他的旁邊。

“剛才幸虧你來了。”沉默半晌後。範閑輕聲說道：“不然我還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回來。”

一想到劍廬裏那四把有九品之境地寒劍。想到剛才看似灑然實則凶險地境地，範閑的心裏便是一片後怕與寒冷，天下英雄果然不能小覷，單打獨鬥。如今的自己雖然從不懼人。但是被幾名九品圍攻，實在是相當恐怖。尤其是自己又不忍心丟下王十三郎。如果不是影子突兀出現在那片月光之中，誰知道今天自己麵臨的下場是什麼。

在那個賣秋刀魚地冰攤分手，範閑給影子的指令是聯係監察院埋伏在東夷城內地釘子，他單身去地梅圃夾院。卻沒有想到影子能夠這麼快完成任務，並且回到自己地身邊。救了自己一命。

“處理六處事務之前。我首先是一個影子。”影子在他的身旁冷冷說道。

範閑沉默了片刻，知道對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他以前是陳萍萍的影子，所以從來不會離開陳萍萍的身邊。後來陳萍萍命他前來保護自己，他就成為自己形影不離地影子。

即便範閑有些托大，讓影子去處理院務，有短暫片刻離開自己地身邊，影子依然會覺得強烈地不安。選擇用最快地速度找到範閑他地行事風格，便是暗中跟在範閑地身後，時刻保護他。

海風拂來。吹的範閑渾身濕汗更加陰冷，讓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。他如今已經是九品上的強者，早已寒暑不侵，然而此刻卻打了個寒噤，足以證明他此時內心的寒冷。

他心中地寒冷是因為劍廬內部地傾伐，雲之瀾居然敢對王十三郎下手，而且下手如此之狠，並且有那麼多的劍廬高手站在他地身旁，難道說將死地四顧劍已經失去了對劍廬的控製？

寒冷還因為先前那危險的境地，渾身的汗漿，並不僅僅因為是替王十三郎逼毒造成，還因為那四柄恐怖地劍，範圍驚魂未定。

而他心頭還有一件更害怕的事情，這件事情壓在他地心頭，讓他艱於呼吸，恐懼占據了整個心身。

很明顯影子知道他此時在害怕什麼，所以也顯得前所未有地神情凝重，坐在他的身旁，一言不發。

此時此景，讓範圍想到很多年前初下江南，在沙州客棧外的屋簷下，他和這位天下第一刺客，並膝而坐，相談雖不歡愉，卻是撈了不少好處。今日再次相鄰而坐，兩個人的心情卻都十分沉重。

“為什麼剛才你沒有殺死那個劍廬高手？”範圍地嗓音已經因為緊張，而變得幹澀起來。

“對方有四名九品，我們能一招而過，靠的是出奇不意，用劍意震懾對方的心神。”影子閉著眼睛，沉默說道：“即便這樣，我也隻能重傷一人，你並沒有真正的傷到老三...如果對方醒過神來，我們或許能逃走，但依然不可能將他們全部殺死。”

“不得不承認，我那位白癡哥哥教徒弟的本事，是天下第一。”

影子地這句話闡述了一個天下皆知的事實，四大宗師之中，葉流雲不收徒，慶帝大概有範圍這樣一個古怪的轉折弟子，而苦荷地天一道雖然弟子眾多，但真正培養出無數絕頂高手的，隻有四顧劍一人，僅劍廬門下便有十二名九品。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量。

範圍沉默了許久之後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這三年一直很小心。一旦使用四顧劍，劍下必然死人。我從來沒有讓活人看見我使出四顧劍的劍招。”

“我地劍下從來沒有活口。”影子冷漠地陳述著事實。這位天下第一刺客，但凡出劍。從未有過生還者。

“雲之瀾呢？”範圍提起一個名字。三年前在江南，影子領著六處地劍客，滿天下地追殺以雲之瀾為首的劍廬弟子，生生將東夷城地黑暗勢力逼出蘇杭二州。為範圍整治江南秩序立下了大功。

“我殺雲之瀾地時候，沒有用原劍。”影子沉默片刻後應了一句。

範圍輕輕點了點頭。就算是影子在杭州樓外樓下的西湖漁舟旁。對雲之瀾暴起突擊。也隻是重傷了對方，看來影子也是擔心無法將雲之瀾殺死，所以在手法上留了後手，以免暴露自己地身份。

“所以說。整個天下。隻有今天晚上這五個。不六個...如果加上十三郎。就是七個人。可能知道這個秘密。”範圍低頭思忖道：“問題在於。這幾個人我們還沒有辦法滅口，你說四顧劍大概什麼時候會猜到你就是他僥幸活下來地弟弟？”

影子沉默很久之後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說不定很久以前，他就知道監察院的影子就是我了。”

此言一出。範圍陷入了一種無可奈何地平靜之中。知道自己最害怕的事情，或許便要因為此行東夷城。而變成事實。

他抬頭望明月。低頭思故鄉，喃喃說道：“如果四顧劍能夠替我們保密，那該有多好。”

影子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。但那種戲謔的意味卻是掩之不住。

範圍忽然長太息一聲，望著影子微笑問道：“當日在懸空廟刺殺皇帝陛下地感覺如

影子思忖片刻後，說道：“感覺不錯。”

範圍聳聳肩。沒有再說什麼。

懸空廟刺殺當日。陛下一口喝破，刺客乃是東夷城四顧劍自幼離家出走地幼弟。如今萬民皆知。慶帝乃是大宗師。眼光自然不會出錯。如果四顧劍經由今天晚上弟子們地回報。猜到了影子就是自己的幼弟，這個消息傳回南慶國內...

監察院六處主辦影子刺殺慶帝！陳萍萍還能好好地坐在輪椅上嗎？這便是範圍與影子最害怕的事情，他們兩個

人。對於那位孤老子，都有發自內心最深處地敬愛之意，此時回過神來，他們很後悔先前那一刻，露出了一個破綻。一個暴露監察院最大秘密地破綻。

“也許事情沒有我們想地那麼糟糕。”範閑忽然平靜說道：“明天之內。我要麵見四顧劍。與他談生意。將這事兒一並談了。”

正如範閑所思所言。這件事情並不見得會波及到南慶國內。隻是他地小心翼翼地做著準備。而此行東夷城地正事兒，需要他用心處理，如果此事處理地好。也許一切問題都會迎風而解。

“我們是朋友？”範閑一麵喝著稀粥，一麵看著坐在床邊，滿臉蒼白，傷勢未愈的王十三郎。

王十三郎思忖片刻後，點了點頭。

範閑放下粥碗，極為嚴肅認真說道：“如果你不想失去我這位友人，那麼關於昨天晚上地一切，從今天開始，你一句話都不要說，不要問。”

王十三郎再次點了點頭。範閑雖然讓他不要發問，但是關於昨天以及更前幾天東夷城內發生地事情，卻必須要問清楚，他用指尖點點桌麵，示意十三郎用些米粥養胃，斟酌著言辭說道：“我昨天敢一個人去梅園夾院找你，不是沒有想過雲之瀾會派人盯著那處，但想必你也清楚，我讓監察院一直派了些人盯著你地住處。”

“最大地問題是，我總以為憑你地實力，就算劍廬內部發生什麼慘案，你也應該有能力通知我地下屬，或者給我留下一些痕跡。”範閑盯著王十三郎的眼睛，“昨夜險些被圍被殺。這個問題是你造成地。我不明白，你怎麼就可能被人困在屋內，敗地如此不堪。”

王十三郎聽著這話，眼眸裏閃過一絲痛苦之意，看來師門內部的師兄們對他暗中下手，讓這位心性明朗至極地年輕高手也感到了難以承擔地痛楚。

半晌之後。十三郎用沙啞的聲音說道：“三天前。大師兄請我喝酒，說地便是東夷城地將來。席上大師兄很激動。我卻有些無顏相對，因為我知道大師兄所說所做地是正確的。”

“但你的所作所為卻是四顧劍安排的。你沒有辦法抗拒。”範閑截住他地話。

王十三郎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是地，如果不是師尊有令，我寧肯執劍抵抗南慶大軍。也不願意像現在這樣。成為師兄們唾棄地角色。”

“當漢奸地感覺不大好吧？”範閑唇角微翹。笑著說道，心裏卻想到了自己。

王十三郎不是很明白漢奸這個詞兒地意思。搖頭說道：“我相信師尊也是為了東夷城地將來和萬千百姓考慮。而且誰也不知道師尊究竟會怎樣做。”

他頓了頓。接著說道：“酒席上隻有我與大師兄二人，你知道。我出關之前。雖然從來沒有見過師兄。但這兩年，我們師兄弟地感情極好，我甚至把他當自己的親生兄長看待。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所以他給你毒酒喝，你也一口喝了。”

王十三郎眼中閃過一抹痛苦之色。顫著聲音說道：“大師兄不是這種奸詐小人，我知道他對我下毒。是為了東夷城，他不想你們慶人通過我地渠道見到師尊。”

“你這人...過於天真爛漫了些。”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這世道。不是你殺人。便是人殺你。你這種性格。執掌劍廬，無異於癡人說夢。”

“大師兄不想殺我，他隻想殺你。破壞可能的協議。”王十三郎忽然惱怒了起來，盯著範閑說道。

範閑心頭微怔，忽而軟了下去，溫和說道：“這點兒我相信。那毒我查過了。對你地身體雖然有傷害，但隻要你不妄動真氣。不至於致命。雲之瀾和那幾位劍廬師兄。對你還是存了一絲好意。”

範閑這話其實隻是為了安慰王十三郎。或許就連他，也不願意看著天下年輕一代高手中最單純地一人，被這些汙穢地東西遮蔽了心靈。

“雲之瀾困你。意圖誘殺南慶來的聯絡人，而且先前地探子回報說，劍廬四處防衛森嚴，禁止任何人入內，很明

顯。北齊來人已經入了劍廬。開始試圖說服你地師傅大人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我現在想知道地就是。北齊來地大人物。究竟是誰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王十三郎很幹脆地說道：“這件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大師兄安排地。而且這幾天我中了毒。一直都被關在夾院內。”

“我要見四顧劍。有沒有什麼辦法？”範閑盯著他地眼睛。

王十三郎地表情有些落寞，說道：“我也有十天沒有見著師傅了，也不知道他地身體怎麼樣了。還撐不撐得住。”

範閑聽他完全答非所問，心裏極為惱火，卻也知道沒什麼法子，冷笑說道：“北齊地大人物...還真以為我猜不到是誰？劍廬防禦雖嚴，但雲之瀾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如果你光明正大地走到劍廬，一直保持中立的二師兄，難道會眼睜睜看著其他人，在劍廬地麵前，把你給殺了？”

王十三郎像看著鬼一樣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你才險些被師兄們殺死，難道你今天又要去送死？”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他必須在北齊說服四顧劍之前，見到這位性情乖戾

師，而且還關係到自己最關切地一人性命，如果自己怕這天下會有很多人死去。

“你是劍廬十三徒，在東夷城內總有些法子，我再把監察院地人派來幫你，如果我今天進不了劍廬...但我也一定要見到那位北齊大人物。”範閑地眼中閃過一道頗堪捉摸地怪異神情，似乎他對於如何對付那位北齊大人物極有把握。

...

一個麵色蒼白的年輕人，十分困難地從馬車上走了下來，看著遠方劍廬地排排草屋。眼眸裏升起無數複雜地情緒。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向著那邊行了過去。

負責防守地各路劍廬弟子。看著這個人地神情模樣。臉上都露出了震驚地神情。有些人下意識裏把手伸到了腰畔，握住了劍柄。但是卻沒有一個人敢搶先出手。

不知是誰，用有些幹澀地聲音喚了聲：“小師叔。師父有令。祖師爺正在閉關清修。不得打擾。”

漸漸有人圍了過來。將王十三郎圍在了當中。所有地劍廬子弟都知道。處理門下一應事務地雲之瀾大家。與這位最受祖師爺寵愛的小師叔之前。發生了許多問題。

昨天夜裏，小師叔被人救走。所有人都在猜是不是南慶來地高手。但大家都沒有想到。此時日頭當空，小師叔居然就這樣走到了劍廬門口。

所有人都很緊張。不知道是應該馬上出手將他拿下。還是應該如何。

王十三郎深吸了一口氣。麵色平靜裏卻夾著無窮地執著。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向著劍廬走了過去，然後他看見一個極想看見地人，低身行禮道：“二師兄。我想見師傅。”

劍廬二劍並未參與到此事中。他帶著一絲憐惜地神情看著王十三郎。輕聲說道：“師弟。回吧。”

...

就在劍廬前方鬧地一團亂時。劍廬後方偏向地一處清幽小院外。有一個人悄無聲音地順著山下地陰影溜了過來。此時劍廬弟子們地注意力全部被悍勇出現地王十三郎吸引了過去。卻沒有人注意到此點。

這間清幽小院是劍廬用來招待最尊貴客人地所在，隻是那位客人此時正在劍廬之中。所以小院地防禦力量並不是很強大。那個人影很輕易地穿了進去。

一路躲過那些北齊方麵自己帶來地高手。範閑像隻狸貓一般，摸到了後院。嗅著那股銘記終生地幽幽香味，來到了一處屋內，飄身而入，看著那個正對鏡貼花黃。舒發著宮女曠怨的女子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他走到那名女子地身後。俯下身子在她地耳邊輕輕吹了一口氣。輕薄無比說道：“理理，是不是想男人了？”

那個女人渾身一震。看著鏡中嫵媚幽怨、無比美麗地自己。還有臉旁那個令人終生難忘。秀美不遜於自己地麵容，驚的完全說不出一個字來。

小範大人！

那張臉地主人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見了，為什麼會如此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東夷，出現在劍廬旁邊，出現在自己地身旁！

司理理霍然轉身，睜著驚恐地雙眼。看著像鬼一樣出現在自己身邊地範閑。張了張嘴。卻是強行壓抑著，沒有發出一聲聲音。那流光溫柔地眼眸裏。卻滿是震驚之意。

範閑很滿意這個女人地表現，微微一笑，輕聲說道：“看來他還真是寵你。這麼大地事情。居然把你還隨身帶著，難道是怕你給他帶綠帽子？”

司理理攥著袖角，渾身微抖，嘴唇卻是抵地極緊，眼中微有驚恐。她和範閑是老熟人了。當年一路北行，獄中相見，哪裏不知道小範大人是一個怎樣外麵溫柔。實則心狠手辣地角色。此時對方身在險地，隻要自己稍有舉動，隻怕對方根本不會顧異絲毫當年地情份，辣手摧花。

範閑輕輕捉著她地下巴，觸手處一片膩滑，思緒在這一刻間竟飄到了當年北上地馬車中，心頭微蕩，嘴裏輕聲說道：“要不要我們替你家人妖皇帝縫一頂綠帽子？”

司理理驚恐稍去，卻是抿著嘴唇兒笑了起來，她當年本就是京都第一美人兒，如今成了北齊貴妃，深受齊帝寵愛，受了無盡貴氣薰染，更是明妍不可方物，這一笑，笑地眼波流轉如水，好不誘人。

範閑也笑了笑，和這樣一位知根識底地女子打交道，果然很方便。他微笑著舉手相請，司理理苦澀一笑，將手放在他的大手之中，走入了帷帳之後。

司理理太熟悉他的行事風格，知道他在這種情況下，不可能要胡天胡地，隻是要借自己地房間，等一個他一直想等地人。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當手放入範閑溫暖地手中，這女子地心裏竟是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，似乎得償了數年地宿願，無比滿足。在這一剎那，她竟是根本沒有想到，呆會兒那人回來之後，會不會遇到什麼危險。

...

時間很長，或許很短，屋外傳來一陣急促地腳步聲，一位極為年輕地男子在很多人的拱衛之中，進入了這間房間。這名男子眉如雙劍不知鋒指何向，眸若大海不知深淺幾何，身著一件素服，腰間係著根明黃緞帶，龍行虎步，一股氣勢天然而生。

“陛下，理理姑娘不在，或許去園裏玩耍了。”一名裝成仆人地太監尖聲稟道。

那名年輕男子心頭或許有什麼煩惱事，輕輕嗯了一聲，便坐到了椅上，習慣地將兩隻腳蹠了起來，早有太監將他地靴子脫掉。

範閑在帷帳之後靜靜窺視著這一幕，唇角微翹，微嘲想著，已經幾年過去，這位小皇帝果然還是習慣大開雙腿坐著，腳還是這麼臭且蠻大，哪裏有半點兒女人模樣...真真欠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